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七十三　北史八十五

儒林下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黎景熙　冀雋

趙文深　辛彦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冲　王孝籍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性聦悟弱歲而孤居喪合禮

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孝元帝在藩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後梁梁宣帝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梁宣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周武帝以重經明行修乃遣宣納上士柳裘致書禮聘

周書載書曰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下竇復潤於荆

陰隋照吏明於漢浦是用致束帛之聘命軺車之招所望速舉鴻軒俄而萃止上庠弗墜于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可不盛與昔申培駘背方辭東國公孫黄髪始造西京遂使道為藝基功參治本令者一徵量兼其二若尚迷邦而忘覲國非所謂也

又勑襄州揔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至京詔令討論五經幷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

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為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語建德末表請還後梁帝優詔不許

周書載詔曰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虚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束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祗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肅

重固請乃許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梁梁孝明拜重

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宗至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

從師於西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所殺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汾晉間習天文及算歷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屬東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更得逃隱周文平河東

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於謹引為府叅軍事令在館授教子孫周文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為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墮損支體終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天和二年

北本史丞和書作天平兆魏孝靜年號今取周書正之

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乞骸許之

朝廷有疑議常召問後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倉雅

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為當時

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三卷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

受三傳從房虬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

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

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奏為國子博士時西朝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周遣兵部尹公正往使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覩奧寧可汩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為次第陳之公正乃具問所疑安生一一

演說咸究其本旨並蹉服還與言於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龔行天罰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於民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

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聖略為優帝大悦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鐶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并勅所在供給至京勅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學為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

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去冀州人為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君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

人理逼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
讙判之曰七十二世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
訴非理記安生牽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
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
进津公洒之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
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
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九

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
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
繼舉遜有牧民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名遜
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
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孝閔踐祚以遜有理務
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
束脩行弟子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
直鎮蒲州遜為直主簿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

百官上封事遂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

崇治方

周書載其辭曰竊惟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酷急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衰政人習逋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則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況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

就樂土

其二省造作

周書載其詳曰比來朝貴器服浸華百姓造作務盡奇巧昔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以二者為饑寒之本矣臣謂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若廣勸農桑專務衣食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

其三明選舉

周書所載明選舉言無可採故不録

其四重戰伐

周書載其詳曰今髙洋稱僭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舍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為興動撓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強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惟德可庇民非恃強也彼行暴

戾我則寬仁彼為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旁流人思

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

其五禁奢侈

周書載其詳曰比來富室為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優賞自踰攻戰之人孰與務恤軍士之為善乎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豈以取人力也

保定二年以訓導有力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贇畢公賢等俱以束脩禮同受業焉天和五年遷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湖州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大象初爵崇業郡公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為汾陰郡守以老固辭許

之乃改授涑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于
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
二賜本官加蒲陜二州刺史遵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
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先學者以
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
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鄭人少以字行

本史以字行作以孝行聞於世誤觀後皆以字行可

見令從周書正之

父璦襲父祖爵容城縣男季明少好讀書性強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宏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烈將軍孝武西遷季明寓居伊洛侯

景猗地河外治得明從軍稍遷黎陽郡守李明從至懸瓠寮景終懷猜懼遂法之客於潁川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李明留於內館月餘周文又徵之遂入關乃令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惟李明獨以貧素居之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為史官十年不調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李明上封事曰

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圭璧斯竭豈
非遠慮元元俯哀黎庶令農要之月時雨猶愆陛下覲
禮百神尚未豐洽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錯失中
常邀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為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
行而至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是歲
一年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
行傳以為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
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為先是發十

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誡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荅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傷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登民將無覲如又爲饑爲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爲奢麗季明又上書曰頃者亢旱踰時民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謝雨應時

年穀斯稔尅已節用慕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
糶於衢路綺穀猶侈於豪富裋褐未充於細民糟糠未
厭於編户此則勸導之理未周故也昔漢文帝集其上
書之囊以作帷幄惜十家之産不造露臺後宫所幸衣
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隷之服然而以
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今承魏氏衰亂
後頹信侏儛苴苹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小藝
焚雉頭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

則民知德矣臣又聞為政之要在於選舉若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善為政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官量能以任用六戀既調坐致千里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武帝覽而嘉之時外史廨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帝王所寶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去年十一月中敢冒奏陳奉旨修營荏苒一周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廨宇方立天和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

又周文初屬天下分崩時學術之士蓋寡故曲學末技咸見引納若冀儁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於世並見收用

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初為賀拔岳墨曹參軍岳被害周文引為記室時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偽為魏孝武敕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周文討悅儁遂舊敕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周文大悅費也頭見敕不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

大統中累遷襄樂郡守尋徵還敎明帝及宋公震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行束脩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爲合禮遂啓周文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性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進爵至昌樂侯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苑人父遐以醫術仕魏爲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朝後立義歸國除大

丞相府法曹參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惟文深冀儁而已大統十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帝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刋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後王褒入關貴遊等並學褒書文深書被棄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攺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至於碑牓餘人猶莫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

影覆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後梁宣帝覩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九年露寢寺初成文深以題牓功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牓輙追之後卒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武人脩定儀注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孝閔受禪彥之與小宗伯盧辯專

掌儀制歴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宣帝即位拜少宗伯時帝立五皇后彦之切諫忤旨免官隋文帝受禪除太常少卿封任城郡公進開府歴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彦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悦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彦之所貢並供祭之類帝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彦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

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父細脚胡

隋書無脚字

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抑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抑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繹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為太學博士宣帝初立五后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

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言蘇威常言於帝曰臣先人每誡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為帝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帝甚親重之妥因奏

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妄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今之舉人異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不心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

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心之所愛既以光華榮顯猶如提挈心之所惡既以沈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令官員極多用心甚少一人乃兼數職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

之則為將畢之則為卤信矣今當官之人既無呂望傅
說之能自負傳巖渭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惟畏總領
不多顛沛致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
凶言不勝其任也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叅掌使各行其
力則庶事康哉其四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
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如范
威刻漏十載不成趙翊尺秤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
方費逾巨萬徐道度廻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

歷歲時匪惟亂名實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躐籍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轉驗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必加重罰令有所畏忌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職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以此激帝書奏威大銜之二年定考文學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於是與威有隙後帝令妥考定鍾律妥又奏上表臣聞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逆氣應之正聲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趙宋之聲出内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

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欲使在宗廟内君臣同聽則莫不和敬在鄉里内長幼同聽則莫不和順在閨門内父子同聽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不知樂庶衆是也黄鍾大呂弦歌

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惟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為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薄德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於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於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

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
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
之樂迎神於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
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
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
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
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
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

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於漢改名文始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於孝文復作四時之舞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洎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以是大備江東宋齊至梁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雅四始實稱

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偽齊齊
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可用心於宗廟朝廷也及東土
克定樂人悉返問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
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
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
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
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
陳於殿庭者亦悉附於後書奏別敕太常取妥節度於

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歴數十年惟作大吕黄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黄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子蔚為秘書郎有罪當刑帝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説教授又為刺史嵗勒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帝方使蘇䕫在太常參議鍾律䕫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䕫失帝下其議羣臣多排妥

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時學士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並知名

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妥

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安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不能就帝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六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

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及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遠近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卒門人起塋立碣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平齊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隋文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脩正樂章後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帝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

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
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
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
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
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
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
皆自謂不能測也尋奉詔預脩令式文帝嘗謂羣臣曰
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

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比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仁壽中卒官朝廷嗟惜賵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隋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

隋書作黑奴

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號六儒然皆鄙野無

儀範朝廷自不之貴也仕禁尋卒仲讓未幾告歸里著
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
列上竟坐誅孔龍張買奴劉祖仁未幾亦譴去惟光獨
存嘗因釋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坐講
禮啟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當時碩
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禮義弘贍論者莫測其
淺深咸共推服帝嘉勞之山東三禮學生自熊安生後
惟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

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卒於家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犀角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又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隋開皇中刺史趙煚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兼參議律歷仍直門下

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勑與劉炫等考定後國子釋奠與炫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

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
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
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
秘奥著稽極十卷曆書廿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
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稱二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
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以
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
行束脩者未嘗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太子勇聞而名焯

并召炫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秀非其好也久不至王大怒遣人枷送蜀配之軍防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駁不用卒劉炫為請謚不許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少以聰明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户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朗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

遺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召為戶曹從事後刺
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隋開皇中奉敕與著
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詔諸術
者脩天文律歷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
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
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所能
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
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

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十餘人皆明炫所陳不謬乃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天下遺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送官取賞而去後有訟之者經赦免死坐除名歸家以教授為務後與劉焯同不赴蜀王秀為所枷配見焯傳已使執杖為門衛俄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為筮塗以寄及秀廢與諸儒

脩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朞月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官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駮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故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踈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踈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

縣學惟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子殷盛皆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乃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脩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吏三年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禀皆發於炫弘嘗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

史少令令史百陪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
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
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薄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
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
若此相懸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時令史從
容而已今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
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
其繁一也往者州惟置綱紀郡惟置守丞縣惟令其所

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遂罷之歸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踴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絶鬱鬱不得志乃自為賛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

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厥美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進徒以日追桑榆故友飄零門徒雨散若溘死朝露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使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捶撻未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已昔在幼弱樂恭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

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寠為父兄所饒厠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恧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紬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詣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

嗟退及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閲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待車無事為貴其韋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聲言之無穢馳騁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願遂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倫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兹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絶其門人多隨賊哀炫窮之詣城下索炫郡守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軍所

破炫饑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閉門不納時夜寒以凍餒死門人謚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好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宦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所著文集並行於世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魯世達張冲王孝籍並知名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暉辯博無能屈擢為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冲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

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諒侍讀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遍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名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不免輸稅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㾕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感況懷抱

之內氷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唇呑聲飲氣哉伏惟明尚書公咳唾足活涸鱗吹嘘可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檝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責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之強兄之產加以老母在堂寒暑違闕盞膂為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

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免發梅福之狂非仙能避營魂

且散恐箕子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

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

調宴之知已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不萬一者誠賢之

臣以不世出逢不萬一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

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

尚書不取也夫官不稱能士未申屈一夫竊議語流天

下倘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託

志於前脩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願少加憐憫留心無忽弘亦知其學業竟不能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於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司馬光文中子補傳曰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遠祖蚪齊高帝將受宋禪害袁粲蚪由是奔魏魏孝文甚重之累官并州刺史始家河汾間三世孫隆字伯高即通父也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謂

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發號施令不盡稽古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不甚達厯昌樂犄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瑰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業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名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

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敝廬足庇風雨薄田足以餐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帝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

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藝弼不恱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復難乎免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於易没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絶交論曰任公不可謂知人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

漢文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棄義若何通曰捨所爭取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又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又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

又所以為能又謂辥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

類如也通曰封禪非古其秦漢侈心乎又曰周公之志

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又曰易樂

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

歛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苟

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

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

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
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謂蜀郡司户十一年以
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終於家門人謚文
中子　杜淹王通傳曰通始生父隆筮之遇坤之師獻
兆於祖傑傑曰素王之卦也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
必能通天下之志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隆嘆曰
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嘆蓋

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通獻太平策於隋文帝帝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丕斷兮勞身而飛大業元年徵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家於河汾四代矣兹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遺風先君所懷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

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頴川陳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餘受業者蓋千餘人通之教興於河濱雍雍如也江都難作通有疾名薛收謂曰吾夢顔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名我也吾不起矣寢疾七日終　柯維騏通傳曰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

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職也楊素遺以食經曰含粮耕蔾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逸己里人化之而爭為息焉通之卒也門弟子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文中子　愚按隋書北史皆無通傳竊疑唐初作隋書者乃魏徵陳叔達等皆云遊通門墻何故不為立傳惟宋祁作唐書於通弟王績通孫王勃通五世孫王質傳内為闡揚不絶或謂唐初撰隋書者忌通才故抑之或

謂長孫無忌憾其弟御史凝故抑之當時畏無忌故不敢傳通皆莫可考善乎司馬溫公之言曰通誠好學篤行之儒惜自任太重子孫譽之太過使後人莫敢信予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於篇令更簡得杜淹柯維騏所作通傳內為溫公所遺者亦摘錄於後補二史闕云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信哉

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闡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皆稽古之力也然遠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於往昔在用與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或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禄在其中今之學

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鈎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寔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時不我與餧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離騷其文尚何救

也

王通遺於前而補於今死而遇合亦有時乎則生前

之學業可推矣